



# 狼牙山上的烈火



保定地区人民出版社

# 狼牙山上的烈火

保定地区人民出版社

1959年·保定

## 狼牙山上的烈火

★

保定地区人民出版社编辑、出版

(保定市新华路41号)

保定人民印刷厂印刷 保定市新华书店发行

★

1959年7月第一版

1959年7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

开本：787×1092公厘1/32· $\frac{3}{4}$ 印张·16,000字

印数：1——34,500册

统一书号：10·11

---

定 价：0.10元

## 出版者的話

一九四一年，殘暴的日寇，大舉掃蕩晉察冀邊區，在河北易縣狼牙山區的一次反掃蕩中，出現了中外聞名的狼牙山五壯士。本書就是回憶這次戰鬥的專輯。

書中有當時五壯士所在連的連長劉福山同志的《憶狼牙山上的戰鬥》；有跳崖後生還的葛振林、宋學義兩位壯士的回憶；還有描寫五壯士所在團的團長邱蔚同志重回狼牙山的情景。這些文章，真真切切的記述了五壯士為國家、為人民不怕艱險，不怕流血犧牲，為國捐軀的崇高的共產主義品德。是人人必讀的一本好書。

一九五九年七月七日

## 目 次

忆狼牙山上的战斗.....殷清江记录（ 1 ）

訪狼牙山下生还的壯士葛振林

.....《大众电影》記者沈 通（ 9 ）

戰場上的英雄 劳动中的模范

——記回乡后的狼牙山五壯士之一宋学义

.....《人民日报》記者陈 健（ 12 ）

將軍重回狼牙山.....邢紀堂（ 16 ）

## 忆狼牙山上的战斗

(五壮士所在连的连长刘福山同志的回忆)

狼牙山在河北省易县境内西南面，奇峰高入云霄，绝崖深有万丈，真象通天的阶梯；因此它被称为当时晋察冀边区的大门。

一九四一年，日寇动用几十万人的兵力对晋察冀边区进行残酷的扫荡。要扫荡晋察冀边区，必先打通晋察冀边区的大门；因此，在九月二十五日拂晓，日寇便集中三千多名兵力，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，分九路同时攻打狼牙山。狼牙山附近的大小山沟几乎都布满了鬼子兵。

当时把守在这座大门的我军是杨成武将军的主力部队，和邱蔚团长领导下的子弟兵。邱团长根据侦察员的报告，英明的判断了敌情。于是，他决定在朦胧的晓色中，一定把主力部队秘密转到外线去，以便更狠地打击敌人。

在临出发以前，他对我传下了命令：“敌人已发现我们驻在山上，他们正以四倍于我们的兵力向狼牙山进攻，企图消灭我们。我命令你带两个班的战士掩护团的主力转移。中午以前，把敌人控制在棋盘陀附近，坚决守住阵地，要与狼牙山共存亡！”当时我担任七连连长，当我愉快地接受了任务，把命令传达给六班等两个班的时候，战士们坚决地表示：

“是！誓与狼牙山共存亡！”

主力部队悄悄地转出敌人的包围圈了；山上只留下我带领的两个班的战士和二十九箱弹药，另外还有两根无线电台的天线在棋盘陀的上空闪着寒光，象两条绞索等待着鬼子兵上山。

无线电台在当时只有团以上的部队才有，敌人只要发现这

个目标,就知道一定有大部队驻防了。就听得一个战士说:“快把天线拆掉吧,不然会暴露我们的目标!”六班班长马宝玉立即接过话头:“还愁他看不见哩!这就叫钓鱼勾饵,诱敌上山,管叫他上得来下不去!”战士们哈哈大笑起来。我看着马宝玉等这些机智英勇的战士,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。

为了有力地痛击敌人,战士们立刻投入了紧张的备战工作。

我指着脚下的弹药箱说:“走!快扛下半山腰去!”并立刻扛起一箱子跑在前头,战士们在后边紧紧跟随,象一队飞鹰,掠下山来。

我说:“敌人只要胆敢上山,它非走这条棋盘陀的小路不可!”又催大家,“快点走!天亮以前,咱们在这条道的要塞地方,还得设下地雷阵哩!”

六班战士胡德林和宋学义奇怪地问:“哪有地雷呀?”

“你们扛的就是!”

胡德林已入伍好几年了,打过许多次游击战,从没见过地雷能装在箱子里,便问我:“这一箱子装着几个地雷?”

我顾不得回答,把两个班的战士带到一个转弯的坡路口,就命令大家挖起坑来。

胡德林用刺刀把箱子拨开一看,装的都是手榴弹,马上对我说:“刘连长,咱们领错了,箱里都是手榴弹!”

我一手取出三颗,用绳子捆在一起,然后把保险盖掀开,将三根火线轻轻地接在一起,对战士们说:“你们瞧!把它埋在这里,不就成了狼牙山牌的新式地雷吗!没有地雷,手榴弹同样顶用。在这狼牙山的棋盘陀上;要叫鬼子尝尝它的厉害!”

摆好了“地雷阵”,战士们默默地在等待着鬼子兵的到来。

天线的竿子,映着早晨蓝色的天空,显得分外明显。

枪声越来越近了。敌人黄糊糊的一片,象潮水似的涌上了山来。鬼子兵一个个满脸胡髭,都是在日本山地长大的野生畜

类。小日本旅团长高奸为了消灭邱蔚团的主力，特意组织了这批“特种山岳部队”找上狼牙山来。

鬼子指挥官从望远镜里看见了棋盘陀上的天线，以为邱蔚团的大队还驻在山上，便举起指挥刀在脑袋顶上使劲的摇晃，饿狼似的喊着：“啾呀！啾呀！”命令鬼子兵向山顶冲锋。满以为这次会在棋盘陀山上活捉邱团长，好在日本天皇阶下立一战功。

两个班的战士全神贯注地观察着敌人的行动，大家的枪口对准摸上来的每一个敌人，随时准备着开枪。

“吧勾！吧勾！”清脆的枪声开始在山上响了。这是马宝玉的枪声，是在上次战斗里缴获的那支三八式。随着枪声，几个前哨鬼子，象草苔一样滚下山沟去了。

我沉静了一下说：“刚才没拆天线，埋下‘地雷’，这可‘买卖’来了！……”

话巴儿未落，“轟！轟！……”“地雷”爆炸了！顿时烟火弥漫，巨石四飞，鬼子兵的血肉飞在狼牙山前，五十多个鬼子兵被炸得稀巴泥烂！

后面的鬼子兵，缩着龟背，趴在坡凹里不敢前进。

日本鬼子小队长恼羞成怒，用指挥刀向鬼子们的头上乱砍：“冲的！冲的！不冲死了死了的有！”

“轟！”又一声“地雷”，这已是最后一坑了！

日本鬼子的机枪、掷弹筒、步枪、手榴弹组成密集的火网，同时向两个班的阵地打来。

鬼子兵在指挥刀下，踏着死尸，象一群群的饿狼，不多时布满了大小山坡。

我带着战士，边打边撤，由“阎王鼻子”撤到“小鬼脸”……把全部敌人引誘到了山上。

将近晌午时分，决战就要开始了！



面临严重的战斗任务，馬宝玉第一个向我請求：“情况紧急了，大家必須轉移。讓同志們轉移吧！我打掩护！”

馬宝玉是个共产党员，在我連二排六班担任班长，他平时不爱說話，显得非常稳重、純朴、忠厚；在艰苦的战斗生活中，沒有鞋子穿，自己帮战士們打草鞋；不論行軍走多远的路，总是搶着給战士們扛枪、背东西；駐下来就帮助当地群众扫院子、担水；夜晚放哨站崗总是自动站两三班还不讓換；吃飯喝水先讓別人。他的优秀品德感动了全班每个战士，同志們都說：“馬班长真是吃苦在先，享乐在后，真不愧是共产党员！”每当上级有什么号召，他一响应，大家都搶着跟上。

宋学义听了馬宝玉同志的請求也向我請求說：“我跟着馬班长！”

旁边那个长得挺胖、眼睛又大的共产党员葛振林急火了，沒等宋学义說出“馬”字，就攻出口来：“算我一个！”

胡福才也举起左手說：“还有我！”

“我！”

.....

七八个战士都爭先恐后的报了名。

馬宝玉有把握地說：“連我五个就够了。你們把子弹、手榴彈多給我們留下，使我們能够更好地和敌人决战，抖抖咱們子弟兵的山威！”

六班长馬宝玉、副班长葛振林和胡福才、胡德林、宋学义等五个战士把子弹带足以后，紧紧皮帶，整理了一下枪支，便象神鷹一样的跃到南面的橫岭——蓮花瓣左右，这里直通崖頂棋盘陀，恰在敌人与我和其他战士們轉移的方向的側翼，是掩护我們退却的好地方。

两支套筒和三支三八枪突然在橫岭上同时向敌人射击：

“嘣！嘣！……”

“吧勾！吧勾！……”

五支枪发出的巨大山吼，吸住了敌人的机枪、擲弹筒和步枪織成的火力网；五个战士拖住了五百多个豺狼！

狼牙山沉浸在枪林弹雨之中。草根、崖土、石块、树木，掀起来的象升天的烟柱一样飞上天去，又落到五个战士的身上。情势虽然紧急，但馬宝玉等五个战士，仍象狼牙山一样，沉着有力的抗击着敌人。

五支枪在横岭上稀拉拉的响着；这时候子弹是多么宝贵啊！一顆也不能白打！

敌人集中火力向横岭射击，枪弹如大雨夹着冰雹，落在五个战士的周围。

馬宝玉忽然向在他身边的矮个子下命令：“宋学义先撤！”

矮个子連头都不回，嘩啦一声推上子弹又对准了敌人，他說：“不！你先撤！”

“我比你走得快，快撤吧！”班长馬宝玉一直留在后边掩护四个战士退却。

五个战士退到那里，敌人的炮火跟到那里。这时只有南边陡壁的一条路，还没被敌人占领。馬班长指揮着說：“胡福才跟胡德林向上爬，走这条路！”

路！这是什么路？除非雄鹰才能飞过呵！山羊、老虎和鹿，自古以来就没有过它們的足迹！

可是，当时五个战士要走这条路，他們攀住草根和荆条往上开辟了一条新路！

但鬼子連这条路也用炮火封鎖了，荆条被炸断，草根被炸翻，而五个坚强的共产主义战士，象入伍以前上山打柴割草一样，輕快的爬上去了。

五个战士攀上陡壁，鬼子們也追上陡壁。可是穿着大皮鞋的鬼子兵，这些不如死的家伙，在光滑的陡壁上，一个連一个的

滾下山去，摔死了。沒等五个战士开枪，鬼子已摔死了十来个。敌人仍不死心，仍然往上爬，象一群呲着牙的餓狼，随踪追击。

“同志們！”葛振林喊起来，“我們要坚决抵抗，完成上级交給我們的任务，我們要紧紧地守住崖头，瞄准……”

“对！”年青的胡德林回答，“坚决完成……”他顧不上說話，手中的枪却帮他說了：

“拍！拍！拍！”

鬼子們象烂柿子一样摔下崖底。

这时，敌人的炮火从四面八方合拢来，五个战士只有向南撤退。胡福才向班长报告說：“咱們这地方三面都是断崖！”

是的，三面都是断崖，二十多丈深的断崖！当中一长溜凹地，只有三米多寬；西北面两个小坡头，滿是荒草，当时从这坡头上来的五个战士，已經到达狼牙山的絕頂——断崖上的高峰棋盘陀了。

馬班长看了一下地形，觉得沒有旁的退路了，对战士們說：

“同志們！我們必須按着邱团长、刘連长的命令坚持到晌午以后，保証主力轉移。我們虽然走上了絕路，这一点都不可怕；可怕的是牽制不住敌人。我們一定要战斗到底！鬼子上来一个我們就打死它一个！拉长战斗時間，坚决完成狙击任务！”

胡福才說：“反正咱們賠不了本，誓死也不能有半点含糊！”

葛振林毫不犹豫地说：“想尽一切办法，子弹不能空放，拖长战斗的時間，誓死要完成任务！”

鬼子的机枪封鎖着每一块岩石和每一片荒草。膏药旗在三百米左右的距离搖晃着。

“瞄准！放！”馬宝玉这样一說，草坡头露出的一个脑袋，随着枪声又滾下坡去了。

“嗷呀！嗷呀！”三十多个鬼子又叫着向五个战士冲来。刺刀閃着寒光，一簇象狗尿苔一样的鋼盔向棋盘陀移来。

日本鬼子贪婪地呐喊：“八路，优待优待的！”

五个战士眼里冒着火星，誰都一声不响。馬宝玉一顆手榴弹扔出去，“轟”的一声响了，“优待你媽吧！”紧跟着“轟轟轟轟！”葛振林等四个战士，讓手榴弹同时在小膏药旗和鬼子散兵群中爆炸了。軟蛋似的尸首又連着滾下坡去。

第二次冲锋被击退了！

第三次冲锋又被击退了！

三面膏药旗和四十多具敌兵死尸、伤员在血染的草坡上，随着西北风哀叫。

太阳已在正南方向了，鬼子又发起第四次冲锋。山崖在震动。

胡德林叫起来：“馬班长，我的子弹打光了！”

“手榴弹！石头！”馬班长沒回头，紧盯着敌人的行动。

“手榴弹也只剩一顆了！”

“誰不是剩一顆！”宋学义举起手榴弹說，“看我的！”手榴弹飞出去了。

刚好三十多个鬼子爬上来，宋学义的手榴弹一摔出去，鬼子又照老样子滾下去。

最后的时刻到了，五个人仅剩了一顆手榴弹，馬宝玉把它握在手中。十只眼睛一齐盯着这颗手榴弹。馬班长紧紧地握着，紧紧地握着！手榴弹在手心里发热，它要炸！

“炸敌人呢？还是炸自己和弟兄們呢？”馬宝玉正在思量，前面又探出鬼子的脑袋；他再也来不及往下想了，毫不犹豫的把手榴弹扔向敌群……

五个战士互相凝視着。

馬班长向四面看了看。狼牙似的岩石，依然屹立在起伏的大小山峰；在絕崖的一头，有一棵山花开着紅艳艳的花朵，直挺挺的站在那里，沒有低头。

天已过晌午，馬宝玉同志拍着胸膛，带着胜利的微笑說：“同志們！我們的任务胜利完成了！”大家滿带灰尘的脸也閃出胜利的微笑。

“我們的子弹已經打光，敌人已逼近眼前，人民子弟兵絕不能当俘虏！現在我們只有——只有一条出路：跳崖！”

“对！”葛振林第一个同意，“我們坚决抗日到底，为了保卫边区，为了咱家乡的父老兄弟姐妹，死也是光荣的！”

河南籍的胡福才接着說：“我不是晋察冀边区的人也是中国人，中国人絕不当鬼子的俘虏！”

胡德林忽然站起来！

大家都站起来了！

崖頂站起五个高大的身躯。

“跳吧！死，咱們死在一块！”

可是馬班长还不跳，紧握着他的三八枪說：“死，是光荣的。枪，可不能讓鬼子再拿回去！”他把过去从鬼子手中夺过来的枪往大石上用力一摔，喀嚓分成了两段。

那四支也断了。

敌人滿以为可以捉活的了，哇呀呀的猛冲上来；可是，五个英勇不屈的战士，挺着胸膛向崖边走去，縱身跳下山去了……

敌人跟这五个八路军打了多半天，总觉得是围住了八路军的主力，死伤一百多人，好容易占领了棋盘陀，結果只有五个八路军并毫不犹豫的跳下了悬崖。敌人被这种壮举吓得目瞪口呆，

日本鬼子小队长垂头丧气的詛罵着士兵。

鬼子在崖边嘶叫着。一个伪軍用枪指着跳下去的英雄，責問着自己的良心：“这才是真正的中国人！咱們算个啥东西！”

棋盘陀上的老道对鬼子小队长說：“八路这样的軍队，真是神兵呵！”

“大大的神兵的！”鬼子小队长也惊叹起来。他朝半空礼

拜，默祝“五神兵”“英灵永在！”他以为五壮士死了。

不，五壮士没有死，马保玉、胡德林和胡福才三烈士永远活在人们的心中！晋察冀第一军分区在反扫荡胜利祝捷大会上，宣布他们为八路军荣誉战士，并在狼牙山修建了纪念塔。葛振林和宋学义被挂在山腰的树上，负伤脱险，战斗以后不久又回到了狼牙山。

五壮士的英雄名字和狼牙山一样，聳入云霄，传扬天下；狼牙山因为出现了五壮士也显得格外险峻、雄伟——象一个不可战胜的哨兵。

烈士塔笔直的屹立在狼牙山的绝顶，比山更高，比山更峻！

（殷清江记录）

## 訪狼牙山下生还的壯士葛振林

〈大众电影〉記者沈 通

在影片《狼牙山五壮士》中出现的五位壮士：马宝玉、葛振林、胡福才、胡德林和宋学义，他们都是真名实姓的英雄人物。我们看到影片的结尾，这五位壮士完成了狙击敌人掩护主力部队转移的任务以后，都从狼牙山的主峰棋盘陀上纵身跳下悬崖，看来他们都已壮烈牺牲了。而事实上，五壮士之中的葛振林和宋学义却侥幸生还，至今还活着，正同我们一起建设着社会主义祖国呢！

最近，葛振林同志因公来到北京，记者很幸运地得到一次访问的机会。葛振林同志给我着重地谈起了狼牙山战斗的经历。那些惊天地、泣鬼神的英勇事迹，在我执笔写此文时，还是那么激动，使我久久不能平静。

我问：“葛振林同志看到《狼牙山五壮士》这部影片了

嗎？”壯士立即熱情地回答：“我已經看過兩遍了。這部影片基本上是拍得成功的，有些場面相當感動人。今天，我自己也能看上這部電影，真是夢想不到的事！”葛振林同志說着就慢慢地講起十八年前在狼牙山戰鬥中的情景來。記者一面听着，一面又象看到那震蕩人心的場面。隨着壯士的回憶，記下了他激動的談話：

一九四一年九月二十五日，是我最難忘的一天。這年秋天，日寇出動了三萬多人馬，大舉掃蕩我們晉察冀邊區。其中有一路敵人大約在三千左右，用飛機大炮配合，在九月二十四日那天，將狼牙山重重包圍起來，妄想一舉消滅我們的主力部隊。第二天，天還沒放亮，我們接受了邱蔚團長的命令，要我們六班擔負掩護的任務，讓團部、主力部隊轉移到外綫去打擊敵人。對我們年輕的戰士來說，這是多么艱巨光榮的任務，也是一個嚴峻的考驗！

我們趁着月夜，象埋下仇恨的種子一樣，把地雷從山腳一直埋到半山腰，便埋伏在棋盤陀山腰的一段小橫嶺上，準備狠狠地打擊敵人。天亮時分，敵人耀武揚威地朝團部、主力部隊轉移的方向追趕，我們就立刻迎頭堵擊。敵人調頭來對付我們了；但是他們一踏響地雷，我們也憤怒地把手榴彈擲出去，打得他們措手不及，慌忙潰逃，第一遭就把他們干掉了五十多個。這下可把敵人惹得發慌了，他們的大炮、飛機一齊向我們猛攻。我們在彌漫的火煙中，悄悄的迅速往山上轉移。敵人滿以為找到我們的主力部隊了，就死盯住我們，向山上圍攻；其實只剩下我們五個人了。我們以聲東擊西的戰術，把他們引到棋盤陀主峰的絕路上來。

我們五個人邊打邊撤到棋盤陀上，這裡三面是深不見底的懸崖，四周各個山頭都被敵人占領，陷進了一個“絕境”里。但是，為了讓團部、主力部隊和老鄉們轉移得更遠，我們就增加

了千百倍的勇气和力量。我們凭着居高臨下的有利地形，沉着地對付他們，擊退了他們三次連續沖鋒，又消滅他們四十多個。堅持戰鬥到太陽平西時，敵人又發起第五次最猛烈的進攻，那時，我們已經到了彈盡糧絕的地步。但我們決不能做俘虜，決不能讓狼牙山蒙上一點恥辱。想到自己已完成黨所交給的光榮任務，早已把自己的生命置之度外。班長馬寶玉把胡福才偶然找到的一個手榴彈拿過去，我們全都明白了，四個人就緊緊地抱住他說：“班長，你拉吧，讓咱們死在一起！”可是看到敵人又黑壓壓地爬上來，馬寶玉突然沖上兩步，把這顆仅有的手榴彈扔出去，幾個敵人應聲倒下去了。可是，這時敵人卻象餓狼那樣嗥叫起來：“抓活的，抓活的！”我們又用石頭向他們猛打過去。過了一會，敵人越逼越近了。班長嚴肅地說：“同志們！我們只有跳崖了，我們犧牲是有價值的，無論如何不能當俘虜！”他又看了看我，說：“這裡，只有我和葛振林是共產黨員；但在這次戰鬥中，大家都表現得和共產黨員一樣。現在讓我們用共產黨員的行動，來表示對黨的忠誠吧！”大家就一致堅決表示：“跳吧，要死咱們死在一塊！”馬寶玉接着就把手裡的三八式步槍砸爛投到崖下，憤怒地說：“我們犧牲了，連槍也不能讓敵人得去。”我們四個人正在摔槍，聽到馬寶玉突然高呼起來：“我們是八路軍，誓死不當俘虜！打倒日本帝國主義！共產黨萬歲！”說完，就縱身跳下懸崖去了。我們四個人也一起跳下去，可是我和宋學義沒有死，僥幸被山腰的樹木挂住脫了險。

我凝神聽着，又崇敬地看着這位生還的壯士，又急切地想知道他和宋學義壯士生還後的情況。我問：“您在解放後，去過狼牙山沒有？”葛振林同志沉思了一下，接着便激動地告訴記者說：“我和宋學義同志於一九四二年在抗大學習時分手。一九五七年二月間，我們又到狼牙山住了一個星期，同當年一起戰



斗的村游击組員們相聚，暢談了分別后的生活。想想過去，看看今天，我們才体会到什么是幸福的滋味。我倆幾次攀登上棋盤陀，每次看到馬寶玉等三位烈士的紀念塔，回想起當年艱苦戰鬥的情景和三位壯士犧牲時的英雄氣概，心里就難受！那時我們都還年輕，馬寶玉才二十四歲，胡福才和胡德林都是不到二十歲的小伙子，宋學義也只有二十來歲，我也才二十三歲。這次戰鬥結束後，宋學義被批准入黨了，胡福才和胡德林也被追認為共產黨員。”

葛振林同志這次到北京來，就是因為北京正在建設中的軍事博物館要裝置“狼牙山五壯士”的模型，邀他做顧問的。他現在在湖南省衡南縣兵役局擔任副局長。宋學義同志已復員回到家鄉——河南沁陽縣工作去了。

（原載《大眾電影》一九五九年第三期）

## 戰場上的英雄 勞動中的模範

### ——記回鄉後的狼牙山五壯士之一宋學義

《人民日報》記者 陳 健

河南省沁陽縣北孔村的模範生活管理員宋學義，就是十八年前震動中外的“狼牙山五壯士”英雄事件中的壯士之一。

一天，下着大雪，我到北孔村去訪問他，他不在家。他的愛人告訴我，村里一位婦女三十年前賣給外鄉，昨晚回來和家里人團聚了。宋學義激動得一夜沒合眼，天不亮，就去公社給辦戶口。

宋學義回來已經是下午兩點多了，還沒有吃早飯，他身上堆了一層雪，象個大雪人，布鞋子都濕透了。